# 春渚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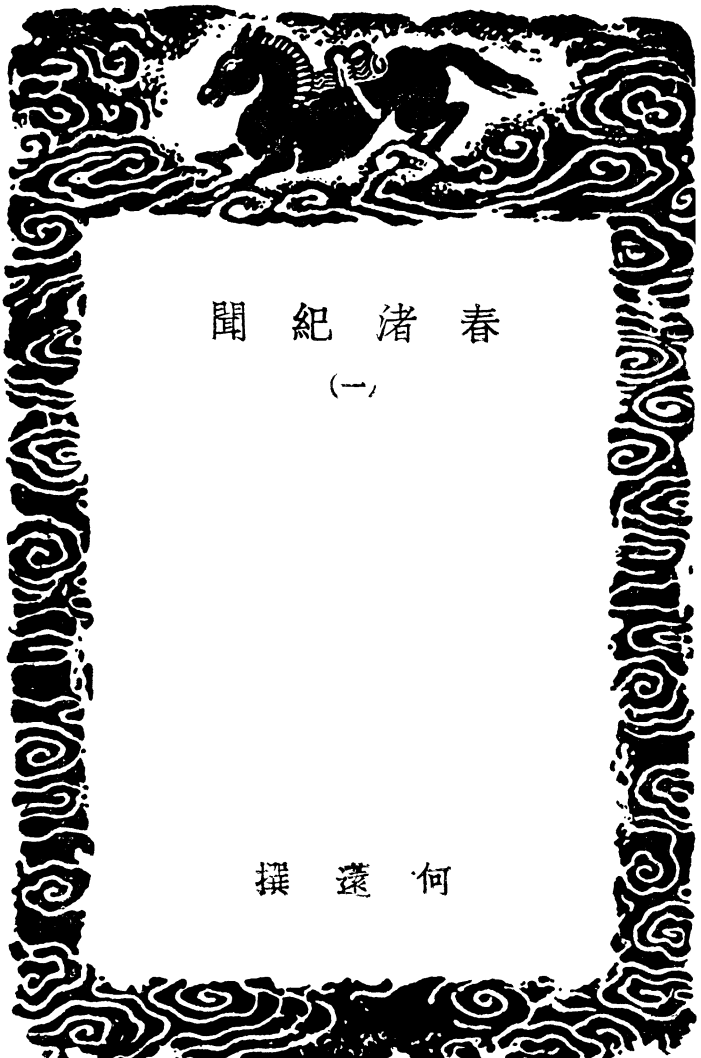
一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春渚紀聞

(一)

何薳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寶顏堂祕笈津逮祕書學
津討原皆收有此書寶顏
本五卷僅得其半津逮本
補成十卷猶有闕佚學津
本校補完善故據以排印

# 四庫全書提要

春渚紀聞十卷宋何薳撰薳浦城人自號韓青老農其書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明陳繼儒祕笈所刊僅前五卷乃姚士粦得於沈虎臣者後毛晉得舊本補其脫遺始爲完書卽此本也薳父曰去非嘗以蘇軾薦得官故記軾事特詳其雜記多引仙鬼報應兼及瑣事如稱劉仲甫弈棋無敵又記祝不疑勝之兩條自相矛盾殊爲不檢又蔡絛鐵圍山叢談稱前以弈勝仲甫者爲王憨子後以弈勝仲甫者爲晉士明與祝不疑之說亦不合殆傳聞異詞歟張有爲張先之孫所作復古編今尙有傳本而此書乃作章有則或傳寫之譌非薳之舊也

# 春渚紀聞目錄


第一卷

雜記

木果異事

定陵兆應

兩劉娘子報應

烏程三魁

張無盡前身

李偕省試夢應

貢父馬謚

元參政香飯

了齋排蔡氏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祐陵符兆

夢宰相過嶺四人

亂道侍郎

丑年世科第

坡谷前身

馬魁二夢證應

種柑二事

楊文公鶴誕

姚麟奏對

生魂神

第二卷

雜記
天繪亭記
二富室疎財
沈晦夢騎鵬搏風
風和尚答陳了齋
霍端友明年狀元
黃湟槃讖語
銀盤貯首夢
金甲撞鐘夢
龍蛻放光
正透翔龍犀
祝不疑弈勝劉仲甫
謝石拆字
中霤神
赤天魔王
后土詞瀆慢
吳觀成二夢首尾
畢斬趙諗
預傳汪洋大魁
夢中前定
金剛經二驗
龍神需舍利經文
瓦缶冰花
劉仲甫國手棊
張鬼靈相墓術
雍邱驅蝗詩

第三卷

雜記
乖崖劍術
王樂仙得道
翊聖敬劉海蟾
仙丹功効
孫道人尸解
仙桃變人首
張道人異事
牛王宮餧飯
魚菜齋僧
蟭蛚黑鯉見夢
第四卷
雜記
宗威愍政事
銅章異事
楊醇叟道術
啗蛇出虱身輕
噓氣燒腸
居四郎丹
蔡革遇三皇闕宮
聖和尙前知
雀鰍蛇蟹之異
殯柩者役於伽藍
挽經牛
懸豕首作人語
膠黐取虎
死馬醫

鹽龍
馬武復得妻
受杖准地獄
花木神井泉監
紫姑大書字
謔魚
繪象答語
施妳婆
第五卷
雜記
章有篆字
玉川昌黎月蝕詩
古書託名
紙酒借書
鄒張鄧謝後身
宿生盲報
僧淨元救海毀
古道者披胷然臂
磨刀勸婦
夢鎗
襲正言持鉢隨堂
花月之神
孫家呂媼
唐子西論文
明皇無心治天下
書字行基
定武蘭亭敘刻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天尊賜銀
張山人謔
木中有字
野駝飲水形
第六卷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坡仙之終
紫府押衙
墨木竹石
著述詳考故實
論古文俚語二絕
營妓比海棠絕句
賦詩聯咏四姬
陳涂共爲冥吏
撞鐘畫像作追薦
酒謔
隴州鸚歌
后山往杏園
鄒陽十三世
裕陵睠賢士
裕陵惜人才
書明光詞
題領巾裙帶二絕
太白胃次
樂語畫隸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饋樂染翰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筆下變化
蘇劉互譏
翰墨之富
贋換眞書
第七卷
詩詞事略
攷之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暨氏女野花詩
泖茆字異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牛酒帖
寫畫白團扇
觀書用意
馬蹏答問
罔江之利
龍團稱屈賦
冬瓜堰詩誤
司馬才仲遇蘇小
趙德麟跋太白帖
王子直誤疵坡詩
穿雲裂石聲
徐氏父子俊偉

關氏伯仲詩深妙
夢讀異詩
顏幾聖索酒友詩
何張遺句南金錄
漁父詩答范希文
蘇黃秦書各有僻
陸規七歲題詩
兔有雄雌
花色與香異
第八卷
雜書琴事墨說附
辨廣陵散
古琴品飾
叔夜有道之士
蔡裕琴賦
雞人唱曉夢聯詩
熙陵獎拔郭贄
米元章遭遇
李媛步伍亭詩
王林梅詩相類
罵胥詩對
辨月中影
詩句七十二取義
後山評詩人
六琴說
古聲遺製
明皇好惡
擊琴

有道之器
琴趣
雷琴四田八日
陳贍傳異人膠法
漆煙對膠
二李膠法
買煙印號
紫霄峯墨
蘇浩然斷金碎玉
精煙義墨
十三家墨
雜取樺煙
墨磨人
廷珪四和墨
聞絃賞音
焦尾
煙香自有龍麝氣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洙泗之珍
都下墨工
軟劑出光墨
南海松煤
寄寂堂墨如犀壁
唐高宗鎮庫墨
墨工製名多蹈襲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桐華煙如點漆
唐水部李慥製墨

記硯
端溪龍香硯
龍尾溪月硯
端溪紫蟾蜍硯
金龍硯
澄泥硯
南皮二臺遺瓦硯
風字晉硯
古斗樣鐵護硯
趙水曹書畫八硯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李端叔銘僧硯
銅蟾自滴
歙山斗星硯
玉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呂老煆硯
銅雀臺瓦
端石蓮葉硯
烏銅提硯
吳興許採五硯
趙安定提硯製
鄭魁銘硯詩
躍魚見木石中
雷斧硯銘
第十卷
記丹藥

序丹竈
居四郎伏硃煆丹砂
丹陽化銅
點銅成庚
糝製
藥瓦成金
鳳翔僧煆硃鎔金
瓢內出汞成寶
煆消愈疾制汞
草制汞鐵皆成庚
市藥卽乾汞
變鐵器爲金

# 春渚紀聞卷一

宋　韓青老　輿何遠撰

## 雜記

###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榦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蘤開卽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奢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卽位旣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秦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旣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卽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府堂宇高邃上有具衮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旣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丁至公爲四也其姪子口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卽飯素誦經

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朵。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願申公曰。頃時記得。是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霅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卽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爲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爲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爲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譽川人。先塋在弁山之麓。相塋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尙。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亦似憒憒。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既畢。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即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如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之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視之即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即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尙約髮以白縭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其資裝遣之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賜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即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謖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踶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纂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爲掠剩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蓋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斂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宦和間。於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眞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爲殿帥。王荊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荊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

侵境以動吾民民因爲大建祠宇日屢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折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遲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讀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旱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啓建請雨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雨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紱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霈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即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供晨夕祈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勑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己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

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即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歸霅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誦法華經一作僧遠法華者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 春渚紀聞卷二

## 雜記

###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 赤天魔王

蔣頴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 二富室疎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即科郡縣敷率等第出錢。增免大錢。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

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旣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埰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辮辮首必有一小木牌上書麻靑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聞靑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因密令人往靑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鎭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旣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亙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府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

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命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眞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卽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何用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眞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疎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

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尙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尙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卽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斬趙諗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着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斬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斬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窗外有人云霍端友于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幸甚若果爲大魁則何天下之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卽前立以候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汪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卽以洋爲魁。

黃湟槃讖語

黃公度。興化人。旣爲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旣今歲出大魁。而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湟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賊爲變。城門焚毀。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州。夜夢肩輿詣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檛而督視工役。丹飾門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爲誰。執檛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旣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卽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卽夢覺。繼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卽除盧領大漕事。忩遽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檛者。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爲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士兵。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爲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爲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殺。冤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卽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卽解衣取一竹筒。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

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吏慘酷害之有任都稅院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遠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卽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八十餘矣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闕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縱舉爲棺殮葬于東城墓園至卽垣中已無葬穴後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記其葬所冀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唁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與葬所略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堯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爲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篙櫓不進卽與季父焚香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筊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顧視行李實無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

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擊鼓鈸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即隨合舟柁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閣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舟中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即拆經隨紙付之又度不給則剪經行與之至剪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以付我也舟人詢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即安行晚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莊舍還而月色昏暗殆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煜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從其兄爲青州幕官因修庭前葡萄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缶冰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爲田者卽市之遇歲連旱田園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氏至此至矣卽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遇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類面旣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開雙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鶩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卽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缶當席旣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缶之後雖復資用饒給其剩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繼入鬼錄餘資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辭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瘢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

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卽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卽令具軍令狀云。若果如所供。當爲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也。剳成則盡如所言。卽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卽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幷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貧也。須臾觀者如堵。卽傳諸好事。翌日數士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碁。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貧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達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某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着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某會。觀諸名手對弈。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碁着。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刼。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卽覆前局。既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贏籌。固自灼然。以仲

甫觀之則有一要着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卽仲甫當携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盡着仲甫卽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着二十着後方用也卽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着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贐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無與敵者

祝不疑弈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碁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碁集劉仲甫在焉衆請不疑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子矣仲甫曰吾觀官人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着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俛笑因與分先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明長官爲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名碁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着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碁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爲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具飯延款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止視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若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卽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仄忽大驚躍銜勒不制卽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鵪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卽是貴人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竄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

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幷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人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切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幷兩傍二竪。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有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邱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邱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卽責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卽移文載里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時元章方與

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蟲元是空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無不絕倒。

## 中雷神

中雷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雷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鑿壁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髯老人。自中雷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眞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酹中雷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雷神也。每承主人酹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

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 春渚紀聞卷三

## 雜記

###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包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懽。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識。嘗於錢塘。與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卽延與同邸而居。沈善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

玉琢成。百體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當作二十年太平宰相在。但其終未可盡談也。楊復善笛。蓄鐵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晝。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曰。今夕月色佳甚。盃觴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吏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有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即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既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既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違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趺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是即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即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

不怠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瀹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撩髮則兩目煜然如巖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刳心求道而燒假銀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之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鋌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卽令取油鐺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旣蹤跡數日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但日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幷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略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卽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進士也旣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卽呼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笥中出果實數種旣皆遠方珍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廚十香酒也酒行笥中出三大煎鮭魚尙未

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問及養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樂仙即灶香前拜。而請其從來。即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眞人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次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撿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眞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夜語及蔡眞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即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 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濼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濼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遞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猥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甕。

兩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舖。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舖卒紿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膂間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蓂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憩樹陰。見澗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卽身在鶴爪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卽身已在樹杪矣。蓂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眞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眞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眞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及着牛皮履鞾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升堂宇。慢言周視而出。守眞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旣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尙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宜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旣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

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盥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盥中。舉子徐舉盥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盥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雛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如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瘢痕也。因大神之。秘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墜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居京師定慧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即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

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卽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爲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堦而僧退揖。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卽遣人厚貽其徒。幷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卽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紓公衮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飮。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卽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飮。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卽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手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嘗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爲我達嚴州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閻宮

綦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革視其神矩清峻。疑非常人。卽憩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革心益竦異。復前致敬。一老人

徐顧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眞。超脫塵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閣宮也。革即整衣冠。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即屏居絕慾。專以修眞爲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實以布衣被虜。溫待實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僞齊。議未決。實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實由是爲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實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徐慶元祐末爲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頗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盂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即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即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故。既語所遇。即復奔逸狂

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尙前知

汴渠第五舖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尙。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舖具飯。遇僧過門。卽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己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淸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棊。弛擔就觀。棊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棊者問子師爲誰。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眞覺大師志濟是也。卽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鎭。至郡。實携志濟而來。張卽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旣而火

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即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屑簷騰踔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尚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鰍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爲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憂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擐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嘴叢咂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覬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鰍鱔爲給而鰍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鰍滿中投以鹽醯聽其咀嚼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醯之味漬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醯爲味以盃盂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燋也與翻過着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百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迸而卒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蛆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蛆徑投入兒口與兒俱墮木下人救之則蛇食兒心與蛆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漘澤霜蟹當時不論錢也每歲諸郡公廚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都貴人無慮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愼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啓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

啖而上有一巨螯肌體爲精漿浸漬亦已透黃而鬘索甕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縱之澮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餈飯

陶安世云張覲鈐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餈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鋩甚利飯始入咽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臀體間燥痒卽以手爪爬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至體骨現露餈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飯才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腮頰舌皆腫不能卽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卽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祔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啓殯致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眞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

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瘥。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爲託之閒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葬。明則致羈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意其欲金。量與襯。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

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幷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媼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何慮也。媼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蟭蛚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胄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蟭蛚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啓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剌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縣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韋十二者。於其庄居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韋十二。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韋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免輪迴刀俎之苦。知者謂韋善補過矣。

# 春渚紀聞卷四

## 雜記

### 宗威愍政事

宗尹君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祈爲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已。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

市也。公卽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卽斬以狥。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買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値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麴之直。與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卽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攙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麴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既並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既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 膠黐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薹閒。齕衰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黐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會飲。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庄戶。散置膠黐。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幷縶羊以餌之。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妥尾而至者。遇縶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麥塲轉舒其體。數轉之後。

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閣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卽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卽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憩所乘藍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旣久其子不慧郡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撫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則收取用酒送一錢七專主與陽而前此无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宿生盲報

於潛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目疾。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卽以疾報黃乞罷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哉。後竟不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生。願得盲女爲家。既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府。兩廡皆囚繫人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之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老視之。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以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以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爲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爲他生之慮耶。

##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爲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幷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飲閣中。三爵之後。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爲更稽緩爾耶。馬離席隕涕曰。

某去春攜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攜拏就祿，無它故也。公即呼取大金巵，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巵，當有好事相聞。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暗索中適某過澶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軍校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即爲禪比丘，遍參明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刼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即起禪定，振履經行，視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即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即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即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即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昂首久之，沉波

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其地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眞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卽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蓄一猫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猫死。詮晝夢至一官府。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猫。償報既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猫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己。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刹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卽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餘。會錢塘縣官攜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爲猫糞所汚。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捽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

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爲己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燃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鳧血爲味。汝能爲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雛。窺道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盂以利刃刺心血。覆盂其上。解衣帶纏遶。久之開視。盂中血凝矣。卽以葱醯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雛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尙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卽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燃此手。以爲和尙導。卽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燃至手腕。明老卽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燃至半臂矣。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卽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縣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即前撫接頓加和悅。幾致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即懽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愼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雨。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即書曰。請連粘

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塲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塲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鞫治。訖無他狀。卽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爲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爲賜。食之美甚。既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卽取具鱠。舉筯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客曰。領主人指揑。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衢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雛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飡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六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即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卒享鞏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與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禱子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姊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姊婆者年六十餘鬑兩髻明其尚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即傭舂旁舍或織草屨與縫紉之事得錢以

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鎭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尙在、

孫家呂媼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媼者、服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朴無他能、但常日晨起、就廚中取食器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疾、卽告其家人曰、爲我髡髮、着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龕置開元寺中、觀者餘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

# 春渚紀聞卷五

## 雜記

### 章有篆字

吳興章有以小篆名世。其用筆簡古。得石鼓遺法。出文勛章友直之右。所作復古編。以正篆隸之失。識者嘉之。嘗爲余言。心字於篆文。只是一倒火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文簡之孫。妙於鼎篆。而亦多見周秦以前盤盂之銘。其論水字云。中間一竪更不須曲。只是畫一坎卦耳。蓋坎爲水。見於鼎銘多如此者。并記之。

### 唐子西論文

唐子西言。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爲來生種子矣。

### 玉川昌黎月蝕詩

施彥質言。玉川子詩極高。使稍入法度。豈在諸公之下。但諱以詩人見稱。故時出狂語。聊以驚世耳。韓退之有效玉川子月蝕詩。讀之有不可曉者。既謂之效。乃是玉川子詩。何也。亦常聞葉大經云。玉川子既作

此詩。退之深愛之。但恨其太狂。因削其不合法度處。而取其合者。附於篇。其實改之也。退之尊敬玉川子。不敢謂之改。故但言效之耳。

明皇無心治天下

周正夫言。人君所論。只一宰相。唐明皇欲相張嘉貞。却忘其名字。不知用心向何處。又河北皆陷。顏眞卿獨全平原。乃始云。朕不謂有此人。夫小大一箇顏眞卿。自不知姓名。又顏杲卿忠義貫日月。後其子不免饑寒。不知平日勾當甚事。乃知明皇本無心治天下也。

古書託名

先君爲武學博士日。被旨校正武舉孫吳等七書。先君言六韜非太公所作。內有考證處。先以稟司業朱服。服言此書行之已久。未易遽廢也。又疑李衞公對問。亦非是。後爲徐州教授。與陳無己爲交代。陳云。嘗見東坡先生言。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傳、李衞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也。非獨此。世傳龍城記載六丁取易說事。樹萱錄載杜陵老李太白諸人賦詩事。詩體一律。而龍城記。乃王銍性之所爲。樹萱錄。劉斧無言自撰也。至於書刻亦然。小字樂毅論。實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欺其婦翁者。山谷道人嘗言之矣。

畫字行棋

古人作字謂之字畫。所謂畫者。蓋有用筆深意。作字之法。要筆直而字圓。若作畫則無有不圓勁。如錐畫

沙者是也。不知何時改作寫字。寫訓傳。則是傳模之謂。全失秉筆之意也。又弈棋。古亦謂之行棋。宋文帝使人齎藥賜王景文死。時景文與客棋。以函置局下。神色不變。且思行爭劫。蓋棋戰所以爲人困者。以其行道窮迫耳。行字於棋家。亦有深意。不知何時改作着棋。着如着帽着履皆訓容也。不知於棋□有何干涉也。且寫字着棋。天下至俗無理之語。而并賢愚皆承其說。何也。

## 瓶酒借書

杜征南與兒書。言昔人云。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又云。明日還公書一癡。常疑二字不同。因於孫愐唐韻五之字韻中瓶字下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也。又得以證二字之差。然山谷鴟夷字。必別見他說。當是古人借書。必先以酒醴通殷勤。借書還書。皆用之耳。

## 定武蘭亭敘刻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自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兵起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堅索之。生乃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公時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大觀間。詔取其石。龕置宣和殿。世人不得見也。丙午

仝寇犯順。與岐陽石鼓。復載而北。今不知所在也。此語見於續仲永所藏定武蘭亭後。康伯所跋也。

鄒張鄧謝後身

邊鎬爲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爲鄧仲華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爲蔡伯喈。鄒陽後身爲東坡居士。卽其習氣似皆不誣也。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李頎字粹老。不知何許人。少舉進士。嘗得官。棄去。烏巾布裘爲道人。遍歷湖湘間。晚樂吳中山水之勝。遂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苕溪之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素善丹青。而間作小詩。東坡倅錢塘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其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俟坡之出投之。坡展視詩畫。蓋已奇之矣。及問樵者。誰遣汝也。曰。我負薪出市。始經公門。有一道人與我百錢。令我呈此。實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之。卽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湖上僧居。相得甚喜。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山筆力工妙。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非若近世士人。略得其形似。便復輕訾前人。自謂超神入妙。出於法度之外者。然不能爲人特作。世所有者絕少。得其小扉幅紙。以爲寶玩也。蘇家所藏二橫軸。一雪山。一春晴。自兵火已來。餘物散盡。此二畫幸常在老眼耳。又松陵朱象先。東坡先生。蓋嘗與之叙文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者。其畫始規摹董北苑。與巨然。而自出新意。筆力高簡。潤澤而有生理。出許道寧李遠輩之上。但其爲人。既經東坡先生題目之後。不肯爲人輕作。又不爲王公大人

所屈。世所傳者。亦不甚多。其在嘉興日。毛澤民爲郡守。於郡城絕景處。增廣樓居。名月波者。日與賓客燕息其上。常延致朱象先爲作一大屏。眞近世絕筆。但日來賞鑒之家。未免徵逐時好。未有深知其二人者。後遇眞賞。有捐千金而求其一筆。□不獲。始以余言爲不謬也。粹老二橫軸。續仲永後得之。其子承休歸鄭公輔也。

精藝同一理

朱象先少時畫筆。常恨無前人深遠潤澤之趣。一日於鷲溪絹上。戲作小山。覺不如意。急漉去之。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見。自後作畫。多再漉去。或以細石磨絹。要令墨色着入絹縷者。沈珪道人作墨。亦嘗因搗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云。

陳涂共爲冥吏

晉江陳彥柔言。文林郎知縣事孫復。爲政廉明。郡以其才力有餘。俾參幕事。一日與幕僚會茶。獨見一黃衣人授以天符。且云。當與州之舉子涂楷者。同領職。迨還家越夕而卒。時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已而楷聞孫死之異。復夢衣黃紫人。羅立庭參云。天命召汝職領甚要。既覺。忻然命筆書壁間云。拜伏庭前又一番。天書雖捧未容看。南陽久作蟠龍臥。應爲蒼生起謝安。明年孫死之日。楷無疾而終。

天尊賜銀

臨安府天慶觀馬道士言。有老道士劉虛靜。年七十餘。來寓雲□堂。每旦執爐。於天尊像前。注香冥禱。意

甚虔至觀有小道士伏於暗中默聆其禱乃云虛靜年老鰥單一身常恐一旦數盡身膏草野若蒙上天賜以白金十星足爲身後之備志願足矣小道士乃取白蠟鑄成小鋌俟其夕禱即遙擲其旁虛靜得之驚異伏謝再三不復細視姑謹藏之語其徒曰人之誠悃常患不至爾雖天道高遠而聽甚卑無不從人者小道士復欲戲之因又密求視其所獲請之既數不免示之小道士即懷之疾走衆中示羣道士相與笑其狂昧久之不至虛靜從而執之且熟視其物曰此白臘耳非我所獲者喧譊不置必欲訟之官府小道士家素饒於財衆道士勸諭之曰汝若致訟則所費不止此不若如數償之遂眞有所獲雖虛靜一時非意之禱而造物者宛曲取付蓋亦巧矣

撞鐘畫像作追薦

余仲兄馬氏嫂之母符離高氏女年二十以產乳歿其父朝議君念之深切夜夢女告之曰無他作冥助第呼畫人狀我幷令像與我身等召鄰僧使糊鐘間祝撞鐘人及多許之金令晨昏聲鐘時呼我名氏而懺祝之俟此像忽自脫落了無損動即我超生之兆也朝議君曉起語家人爲呼畫人及召寺僧如其言委之不數月忽夢女銖衣寶冠稱乘功德今當生樂處矣泣謝而去夢覺未及語而寺僧扣門以脫像爲示果無少損處云

張山人謔

紹聖間朝廷貶責元祐大臣及禁毀元祐學術文字有言司馬溫公神道碑乃蘇軾撰述合行除毀於是

州牒巡尉毀拆碑樓及碎碑張山人聞之曰不須如此行遣只消令山人帶一箇玉册官去碑額上添鐫兩箇不合字便了也碑額本云忠清粹德之碑云

酒謔

宗室趙子正監永靜軍耽酒嗜書札而喜人奉己有過客執瓠而前正遇趙於案間揮翰自得客自旁視再三而歎美其妙趙舉首視之曰汝亦知書耶客曰小人亦嘗留心字畫切觀太保之書雖王右軍復有不及者趙詬之曰汝玩我耶曰某嘗觀法書云王書一字入木八分今太保之書一落筆則入木十分豈不爲過於右軍耶坐人皆賞其機中爲之絕倒趙亦笑而遣之

木中有字

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紋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圃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云

隴州鸚歌

王景源云有韓奉議者爲隴州通守家人得鸚歌忽語家人曰鸚歌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歌一往卽生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憐之卽謂之曰我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曰鸚歌

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日中且去深林中藏身。以避鷹鸇之擊。夜則飛行求食。以止饑渴爾。家人卽啓籠及與解所繫縚線。且祝其好去。鸚歌亦低首答曰。娘子憑更各自好將息。莫憶鸚歌也。遂振翼望西而去。家人輩亦悵然者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下文字。始出州城。因憩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視之。卽有鸚歌且顧忠曰。你記得我否。我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歌也。你到京師。切記爲我傳語通判宅眷。鸚歌已歸到鄉地。甚快活。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鸚歌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爲可念者。或未以爲信。余曰。昔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歌。新羅獻美女二人。魏鄭公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歌。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歌各付使者歸之。又明皇時。太眞妃得白鸚鵡。聰慧可愛。妃每有燕遊。必置之輦竿自隨。一日鸚鵡忽低首愁慘。太眞呼問之云。鸚鵡夜夢甚惡。恐不免一死。已而太眞妃出後苑。有飛鷹就輦攫之而去。宮人多於金花紙上寫心經追薦之者。此又能通曉夢事。則其靈慧非止一鸚歌也。

## 野駝飲水形

先君嘗見蔡元度言。其父死。委術者王壽昌。於餘杭尋視葬地。數日不至。蔡因夢至一官府。有紫衣人據案而坐。望蔡之入。遙語謂曰。汝尋葬地。已得之否。野駝飲水形是也。覺而異之。適壽昌至。問其所得。云有一地。在臨平山。勢聳遠。於某術中佳城也。但恐觀者未誠。吾言耳。元度云。姑言山形可也。王云。一大山巍

然下臨浙江，卽野駝飲水形也。元度曰，無復他求，神先告我矣，卽用之。

# 春渚紀聞卷六

## 東坡事實

###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爲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匆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 坡仙之終

氷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爲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眞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臥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決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

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即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蘧一日謁氷華丈於其所居烟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氷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氷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宋爲蘇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紫府押衙

霅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鬌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頷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眞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睠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日。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既畢。某方就寢。忽見一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即枕臥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仄問之。即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既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眞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縲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轍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自我作古。蓮家所藏枯木。幷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

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與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常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于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譔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既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酴釄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眞有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蓋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世無傳此語者。故錄于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尙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笑柳娘。吟雪屢曾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營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宰臣官用事呼吸之間生殺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汚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糜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欹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即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徽章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浴兒於玉潤之家一孌足矣侍坐於氷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絕

遠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鑼終須有鈴荷幣豈能攔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又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眞三絕也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儋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遊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口無賊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隣耕牛適病足乃以爲肴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之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幷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同登方丈即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遺人數之果如其言即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後每至寺即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待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即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謁之問近觀甚書予對以方讀晉書猝問其中有甚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迺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

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三年北國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燕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謔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衞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踔越逸無一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闊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

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又云上饒使君更超逸。坐睨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訣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患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輪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

舟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呂惠卿詞。於王信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堕兒血羹。客有須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韵。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贋換眞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塲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鎭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幷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

來年高過．當却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